

落月集

植萍

落月集

植萍

1935

序

這集子的內容是從作者二百餘首詩中選了出來的。兩年來我有不少機會看到他的手稿，但那五個厚厚的稿本直到今年一月，決定出版詩集的時候，才得以全部讀過；它們告訴我作者如何地獻身於詩歌，並如何地適宜於這種工作。我總以為終日推敲一字的詩人笨得可憐，應自覺其才力之不足而早早地擱筆。作者曾在一天中寫出來長短不同的八首詩，這似乎有粗製濫造之嫌，然而他曾對

我說道，「我也不知道自己寫的是否像詩，只是不得不寫而已。」

我雖不應以「天才的蓬勃」為讚辭，至少他寫詩的動機是自然的，決不像某「詩人」之「文章寫不下去了，又想寫一首美麗的詩。」渥茲渥斯說詩是有力的情感之自然的流露；科萊利支自認有幾次寫詩完全失敗是因為要寫而不是不得不寫；此外再拾一個牙慧：「詩歌之產生，與其說自動的毋寧說是被動的吧。」（葛斯曼之言。）作者常常因寫詩而不得睡眠或棄掉其他工作。有一次，我們幾個人正在屋裏談得高興，他忽然說要

去寫詩了，於是匆匆地開門而去。但他並不是一得興感即刻下筆的，默想佔去了他的一部時間。他不常隨身帶一個小本子或紙片，而又不願閉門創作，尤其是夜間，他會不知不覺地走出寓所，去與水上的或田間的月光親近；北平的北河沿與石門的郊野做了他所愛好的去處。有許多詩句是夜行時在腦中完成然後一字不易地移到紙上的，握着殘缺的詩稿搜索枯腸的滋味他從沒有嘗到過。

在這集子中有許多小詩是我喜歡的，如「要學」與「衫影」，有含蓄而不流於隱晦

，較之中國的五七絕，日本的俳句，英美的意象詩之常常失於纖巧又自不同。其他較長的諸篇則表達出作者豐富的想像，與生命上的苦辛與悲痛，而他的堅毅的性格也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出來。這樣地寫下去彷彿又有些代爲吹噓了，我作序的本領實在太壞，而仍不揣冒昧者，只因爲朋友印詩集我覺得高興而已。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南星，北平。

目次

歸	影	生命	獨臥	敲門	別	夜行	要學	落月
.....
一	〇	九	八	七	五	四	三	一

465051

衫影	一二
你去了	一四
寄雪花	一五
夜雨	一七
孤兒行	一九
黑林的歌	二三
囚犯	二五
隱憂	二七
寄哥哥	二九
植萍	三五
春夜天	三六
老兵	三九

雨後的天·····	四一
給亡姊·····	四四
幻想着·····	五一
嫦娥·····	五四
像兩股風·····	五六
我等候你·····	五八
牧羊女·····	六〇
你又徘徊在我窗前·····	六二
悲秋鳥·····	六四
雪·····	六七
像那夜·····	七〇
女工·····	七二

落 月

她會照耀過深青的山，
和山旁的幾行古松，
還在山足下的清溪裏
揚起水波，唱出悠長的歌聲。

她曾在我的枕旁，
搖着槐枝畫過幾朶花，
還在無眠的長夜，
伴着隻蟋蟀講着情話。



她落了，不留一線光，
山，林，小溪和孤牀，
像罩上黑黑的重霧，
雪巢一樣的荒涼。

要學

要學西天上的長庚，
人靜後望着她的綠窗，
不哭，不笑，不做聲。

要學她門前的那隻喜鵲，
爲她唱着早歌，
她開門時却飛向遠方的山河。

夜行

金月爬上了竹籬，
又隱在柳林之西。
吠犬去做甜美的夢，
西莊送來一聲早雞。
夜鳥飛過頭頂，
柳葉掛住霜衣，
淒涼的心——
煙霧迷迷。

別

別了，牀頭的蟋蟀，
別了，窗外的嫩槐。
說不出心內的悵鬱，
說不出心內的愉快。

再不會有門聲驚散我的夢，
背後再不會有沉重的鞭策。
可是沒了歌聲再伴無眠之夜，
也告別了枕上的槐影和月色。

別了，孤立的茅亭，
別了，伴我的花園。
我拂拂我的鞋子，
不願帶走一片落瓣。

敲門

在這小小的荒村，
在這霜重的清晨，
是誰輕輕的叩門？
是南星，是蘊琴？

落葉輕掛曉月的寒光，
蟋蟀呻吟在跣足之旁。
塞外飛來遲歸的孤雁，
乘着北風緊扇着翅膀。

獨 臥

像堆楓葉，
撒在山腰，
掩着秋末的白霜。
一股冷風，
沿着溪水吹來，
翻飛起來又落下。

生命

都像疲倦的驢子

爬上黃昏的山道。

山下正要掀起暮帳，

西風已吹響了衰草。

都像夜路上的驢子

在黑暗裏爬着高山。

目前只有崎嶇的長路，

身後只有主人的鐵鞭。

影

對着池水望着自己的影子，
雲片上曾有過我一段生涯：
也有綠的垂柳和白的荷花，
從來沒有這樣嘈雜的烏鴉。

吹亂了人影，
花影和柳影，
頭上蓋起一個
昏暗的雲蓬。

歸

『啾啾，啾啾！』

四月的槐蔭下，

歸來一隻燕子，

望着諳熟的樑頭：

不見了去歲的雛燕，

不見了去歲的侶友。

『啾啾，啾啾！』

在青山之旁，

一隻燕子
還揮着疲倦的翅膀。
西方的沙漠
正披着金色的太陽。

衫影

柳蔭裏有過我的衫影，
那裏長起青青的草，
還有幾朵雪白的花。

昨夜我去看它，
青的白的又開出紅的來，
——可是秋天又快來了。

你去了

你去了，
還曳着半天雲彩，
自天亮望到天黑，
沒有一片回來。

你去了，
留給我一片心悸，
黃燈開始描着昏暗的畫圖，
一隻夜鳥在窗前嘆息。

寄雪花

丁香比不上你的芬芳，
臘梅比不上你的清艷；
你在碧空中逍遙，
飄入雲絲上的樂園。

我尋你——

自海濱到山巔：
沒有你的足跡，
只有隻鳥遙指着青天。

當我從夢中醒來，
戶外展着你的白衣。
可是你銀色的臉，天青的心，
塞滿了黑水和污泥。

夜雨

浙瀝的夜雨，
拂動着的涼風，
青綠的丁香，嫩黃的垂柳，
繫着的銀珠，閃閃的飛星。

洒滴淚

落進野草裏的小流；
低聲喚起她的名字，
請涼風撒在她的牀頭。

當她醒來，
該是浙瀝的朝雨，
涼風從花欄爬起：
「小姐，他終夜呼你！」

孤兒行

幾堆殘雪，

半街冰。

北風在樓頂奏起夜歌，
灰雲搭成了帳篷。

街心的風中，

戰抖着一個矮小的黑影。

一聲低弱的呻吟，

漸近這淡黃的路燈：

『遠去的爸爸呀，
天太冷！
死去的媽媽呀，
餓得生痛！』

冷光下

是那個枯黑的面孔：
那是眼淚，是灰塵，
還是臨死的象徵？

眉下裂開一條細縫，

翻着深紅色的眼睛。
腮旁泛起鬼似的笑，
又是細微的哭聲：

「慈悲的老爺呀！
請救我一命：
三天沒有吃飯了，
肚子生痛！」

街頭不見行人了，
也斷絕了車聲；
淡黃燈下還浮着鬼似的笑，

細微的呻吟波動着北風：

「遠去的爸爸呀，

天太冷！

死去的媽媽呀，

餓得生痛！」

黑林的歌

是誰在烟霧迷漫的黑林裏
奏着這調雅樂？

像朝風波過春初的海，

像白露打着秋末的草，

像羣燕子掠過夏日的黃昏，

像位姑娘唱破殘月的清晨。

那烟霧迷漫的黑林裏
該有一隻夜鶯，

有一隻泣血的悲秋鳥
還有吹簫的秋蟲，
一隻白頭的雲雀
和隻染病的百靈。

那烟霧迷漫的黑林裏
該有白雲砌成的路徑；
黛鴉娜捧着重重的露滴，
秋天給她牽起西風；
它們都爲她奏起悠行曲——
悲秋鳥夜鶯雲雀百靈。

囚犯

被囚在荒島上的老人，
在沙岸望着天空的小鳥：
它是自他家鄉飛來的吧，
怎麼唱着他年青時的歌樂？

被囚在荒島上的老人，
在山腰望着秋草叢中的紅蛇：
它是感到自己的末日了吧，
曲着腰兒求赦它一生的罪惡。

被囚在荒島上的老人，
臥病在枯濕的野草上，
眼睛映着黛鶉娜的光芒，
微笑着還是他年青時的模樣。

隱 憂

望着這輪披紗的嬌月，
生怕會有那一天：
低聲告別了你窗外的老柳
和滿鋪野草的小院，
只有青山上那顆星
伴我走向天邊。

望着今夜披紗的嬌月，
我生怕會有那一天：

望着秋鴉棲樹，
望着晚煙密散，
再望你的眼睛時，
只有那顆星亮在西天。

望着這輪披紗的嬌月，
我生怕會有那一天：
重見了久別的老柳
和那綠衣的窗欄，
我含着淚高呼你的名字，
一隻雁一面回答一面飛遠。

寄哥哥

那是十年前的夏天，
一個粗漢立在咱門前：

『你吃了米，

爲什麼不給錢？』

你落了兩點淚：

『請你看着衆位鄉親的面子
再容我幾天！』

我只說：

『不要哭了，哥哥！』

却不懂得每滴淚裏溶着多少悲哀，
含了多少艱難。

那也是十年前，
咱爸爸正病了二年，
你捧着盃湯藥，
跪在爸爸面前：
『請你吃了吧，
請你吃了吧，
爸爸！』
『以後不要買藥了，
這藥太苦。』

我不懂得
是藥苦還是淚苦。

還是那年，
一個冬天的清早，
爸爸的神經病重了，
重得失了知覺，
他在街上亂跑，
你也跟着跑，
爸爸給了你幾個耳光，
你的眼裏只開了兩朶花。

那是六年前的夏天，
你爬上咱那老柳的樹尖，
我只看着你向柳樹上斫，
並沒有看着你的斧頭轉，
——怎麼染紅了樹枝，
又滴下了好幾點？
我哭了，我哭了，
你說：
『好弟弟，不要哭，
我並不痛，
只是斧刃把把脚弄傷了點。』

三年前的秋天，

清晨你便給我送來三塊錢：

『你不要太省了，

我們現在發薪了。』

楊君告我，

每人只發了五塊錢。

正寫到這裏，

聽差送來你的信：

我找了又找，

總找不出從前的斧痕；

尋了又尋，

還尋不出你那顆沉重的心；
看了又看，
只看見了幾條笑紋。

哥哥！

真是你把往日的斧頭和淚滴
都忘了麼？

真是你的前程令你
向我微笑麼？

——你總想用你的微笑來洗輕我的心，
可是我的心上永遠滿載着斧痕和淚痕。

植萍

我在海水上
植上幾片浮萍，
寄上我的生命。

隨着風飄搖在
水波上，
省得管它要去的方向。

春夜天

春夜的天空

好像深秋的海。

南天上這鈎初月

好像一隻小船。

南天上這鈎初月

好像一隻小船，

乘着這股輕輕的風，

從那漠漠不清遠方向着這裏搖。

船上的主人

是一位白衣的女郎；

她載着滿滿一船花，

——回憶和幻想。

她從遠遠的方向搖來了，

却不爲你稍稍停留。

還向前搖，

搖向西方那個山頭。

她載了滿滿一船花，

搖下了西方那峯山——還在搖，
只留在槐樹下一片黑暗，
和那個遼闊深青的天。

老 兵

老兵在歸途上
幻想着他久別的家鄉：
他的兒子娶了媳婦，
門前的小樹長成大樹。
他在鄉村遇着
一個白髮婦人；
心跳得怦怦的：
像他別了十年的愛妻。

在他從前茅舍的地方
建起紅磚的高牆。
春柳垂下一聲雀語，
打下老兵的淚滴。

雨後的天

我頂愛雨後的天空：
說不上是青，
也說不上是藍，
像是五月的草原。

有時擁來一羣白羊，
跟着單衣的牧童，
放着歌揮起鞭，
悠悠的走下遠處的山。

清涼的風裏，
飄起一羣蜻蜓，
輕的翅膀
閃耀着黃昏的星。

還有一隻燕
掠過池水的漪漣，
揮着靈活的翅子，
消沒在靜穆的青天。

我願做隻蜻蜓，

更願做隻燕，
在柳下，池畔，天邊，
沒有悲愁，沒有喜歡。

給亡姊

(一)

你分明搖着輕舟，
在雨後的天空探着白菱；
可是白雲繪出一幅畫：
吳家的笑臉，怒眼……
照亮你服毒後的病榻。

你分明踱向綠林，
給杜鵑鳥營起新巢；

可是一隻蒼鷹指着遠方的荒原，
你在那裏徘徊着……
狂風，暴雨，烏黑的天。

你分明佇立在西方的青山，
給夕陽織着五彩的長衫；
可是微風裏飄浮着你的聲調：
像給祖母獻茶時的早安，
也像教中學歌唱，對着皎潔的月亮。

你分明是跣足涉在大海，
摘採紫葉的芳萍；

可是夜烟凝成一個孤墳，
砂礫飛打荆棘，
一隻鴟鵂在古栢上嘆息。

(二)

伴着杜鵑收起哭聲，
沉重的足聲步出你的墓塋；
那時，天邊的山頂，
浮出一顆黃昏的星。

她像揮起淚濕的白雲
再向我作別，

可是總跟着我的車，
穿過山林穿過原野。

潺潺的是我門前的清流，
沙沙的是我窗外的垂柳，
可是你留在迢遙的天涯，
或是在墓旁無垠的荒沙。

(三)

與其悲弔你入地的白骨，
不如歡送你昇天的靈魂：
青雲給你建起一個橋梁，

黛鴉娜攙你步進天堂。

你在銀河裏洗下你的滴血，
她給你換了套銀白的衣裳。
她又伴你撐起一隻小船，
乘着綠的漣漪渡向西方。

你倆漂泊在西方的樂園，
綠的林，清的河，蔚藍的山；
山上撒着採露的白羊，
河畔坐着牧羊的姑娘。

當我望着靜穆的天皎潔的月亮，
從西方踱來一位牧羊的姑娘，
放着歌揮起銀白的衣裳，
三姊那分明是你呼我的聲噪。

(四)

三姊你爲什麼走入我的夢境：
白雪深蓋着地，灰雲又掩住天，
你的淚滴還照耀着荒村與冰山。

三姊，到底你是在哪裏：
在窗下，在家鄉，在墓旁，

在河畔，在山巔，在雲上？

三姊：你走向哪裏？

正颯着秋夜的風，
又下起寒涼的雨。

幻想着

幻想着作了那顆銀星，
當牧歌消沒在遠方的暮烟，
從山巔的林旁或是泉畔，
登着柳梢爬上深青的夜天。

從白水仙叢裏，
望進你的絲窗，
紫燈下清泉似的，
是你誦詩的聲噪。

夢鄉裏浮出的微笑，
像東風裏小溪的漪漣，
我在窗外唱着催眠歌，
合着中夜的孤蟬。

靜望着你的微笑，
靜聽着呼吸的微聲，
東方的林後，
扯起金色的黎明。

遠方的鷄鳴，

打下我的淚珠，
掛在水仙的嫩瓣上，
像是秋朝的白露。

深深的鞠躬作別了
這繁淚的花叢，
乘了西去的朝風，
攢進灰白的天空。

幻想着做了那顆銀星，
等牧歌消散在遠方的暮烟，
再從山巔的林旁或泉邊，
沿着柳條爬上深青的夜晚。

嫦娥

我願做隻白蛾，
飛上深青的夜天，
給她提起銀裙，
步下西方的灰山。

她躺在白花林下，
聽着小溪歌唱，
我採花兩掬，
撒在她的身旁。

清風奏着眠歌，
她躺在白花林下，
入睡了，永睡了，
滿身蓋着白花。

白蝶給我揩乾了眼淚，
我還去採花，
那裏建起一個花山，
還捧着白花往上撒。

像兩股風

像逢在中途的兩股風：
你跑向江南去吻春草，
我却去塞外擁抱殘冰。
你的足旁圍笑着花朵，
你的頭頂飄浮着仙歌，
哪會想起途中遇過我。
你的心真若是面鏡，

它應在花叢裏映出
殘冰上腐爛的孤影。

我等候你

我等候你，

在清晨，

像個孩子等候他遠去的母親。

階前陣陣的雀喧，

在每分鐘裏

開出重重疊疊的花林。

隔壁那隻鐘

從清晨敲到黃昏，

——不知敲下多少堆鮮花。

還從我的眼裏

打落幾滴水晶，

映出你的心裏另有形影。

深夜裏

我還等候你，

像個孤兒等候他死去的母親。

屋頂一聲鴉鴉，

在心坎上點起火把

燒盡重重疊疊的花林。

牧羊女

你什麼時候爬上藍天？
登着白沙，沿着銀山，
右手握住月鉤，
左手執着竹竿。

你執着竹竿，
招呼着那羣白羊，
從東海的水濱，
跑向西方的牧場。

薄紗掩着你的笑臉，
長袍裹着你的腰端，
匆匆的走去了，
怕讓我看見。

春燕似的你飛去了，
可是池水裏永遠的
蕩漾着薄雲裏的微笑，
春風裏也飄盪着長長的白袍。

你又徘徊在我窗前

你乘着夜風來了，

正如你騎了朝風去。

你在白楊密處奏起胡琴，

你在窗隙間吹着風笛。

月亮給你在窗紗上塑個像，

還是揮淚別我時的模樣，

可是聽說你別我後日日憔悴，

到去時黃色深處更蘊着蒼灰。

在戶外那方草原上
總是沙沙，沙沙的響，
我知道那是你的步履，
匍匐着摘取草上的露滴。

你在我窗前徘徊到黎明，
但是我尋你時，
深青的天上亮着幾顆星，
草原上只有股報曉的春風。

悲秋鳥

怎麼悲秋鳥止了哭聲？

她的沉寂是鄉思的表現吧：

在那兒，她年青時的心是隨了丁香的落瓣
飄落下竹叢裏的清泉了。

那時，清晨的太陽也會給她提着燈籠，
黃鸝，杜鵑，喜鵲，和百靈，
都排在她身旁低聲歌頌。

怎麼悲秋鳥的哭聲更悲切了，

她是又憶起往日的悲愁了吧：

秋曾隱居在她的家鄉，

在綠蔭中他倆度着盛夏的幽涼。

直到那夜冷雨送來一個命令，

他吹起風笛，披上黃袍，乘了雨風，

戰勝炎夏，做了大地的英雄。

他做了大地的英雄，

忘了綠蔭下的姑娘。

她含着眼淚飛向笛聲，

爬上山巔的枯柳或枯楊。

望着冬的嚴肅的臉，

爲他奏起眠歌，
那樣悽切，那樣悠長。

悲秋鳥，秋初一種飛蟲，形小於蟬，其鳴悲切，因不知其名，姑名之曰悲秋鳥。

雪

遙憶挽着你的衣裙，
爬上北海山頭，
荒涼，沉寂，
只有隻老鴉在啁啾。

更夫剛打過三更，
又聽到你的步聲，
輕妙的，沙沙的，
自林梢步上屋頂。

登上莊南的土丘，
還望見你薄紗的白袖
飄盪在林間——
掩沒了平原和高山。

哪裏是牡丹的笑？
哪裏是畫眉的歌？
哪裏是垂死者的呻吟？
哪裏是凱旋的呼號？
哪裏是深夜的黑暗？

哪裏是白晝的燦爛？
頭上飄着你淡灰的面孔，
足下展着你銀色的長衫。

我希望有那一天，
我在你身旁酣眠，
你那清香的氣息，
永歌着你的凱旋。

像那夜

又像是那個夜晚，
淡黃的月，輕輕的烟，
金色的夢，悠長的歌，
飛在夜天，
漸漸的高，
漸漸的遠。

還像那個夜晚，
可是只有隻鳥掠過身邊，

淒涼的心漂泊在你的墓旁。
該是北風唱起歌，
荒沙張開翅膀，
向着高處遠處飛盪。

女工

織工坐在機旁，
睡眼裏長出一朵牡丹來，
花叢間還有樂聲，
輕的翅子微扇着春晨的風。

牡丹開了，
開出了一個小小的面孔，
荷瓣似的臉，
黑玉似的眼睛。

她笑了，「孩子呀，」
去吻他的眼睛。
啊，面前響着鐵輪，
頭上一盞灰黃的燈。

牡丹花謝了，
又開出荷花來；
西風緊搖着瘦莖，
殘瓣掛着真珠。

湖水化做泥和雪，

泥雪裏站着矮小的瘦影，
「老爺呀，給個銅板吧。」
努力的跑向着南來的風。

她眼裏落了淚，

「呀，我的兒啦！」

「你胡嚷什麼，

你不做你的工；」

湖水失去光亮，

變成黑夜的牆角，

那僵硬的是甚麼，

像有灰白的臉和蓬蓬的髮？

「我的孩兒呀，
你的命好苦啊！」
往日的淚水
又染白了東窗的紙。

* * * * *

織工入了夢鄉，
夢鄉裏，有黑雲
建起的橋梁，
人跑，獸跳，巨鳥翱翔。

後邊跑來她的丈夫，
流着血，受了重傷。

她才知道

這是塞外的戰場。

她的丈夫倒了，

倒在死人山上。

「我愛的不要怕；

待我將你抱來。」

嗚咽的風，

來自塞外的沙場；

枕旁一片淚，

正映着西落的太陽。

*

*

*

*

*

在大街之旁，

長跪着一位老婦。

在北風裏，微微聽得

她的呻吟，她的哭。

『可憐的兒啊，

薄命的丈夫，

你們等待着吧，
我也就要隨你們去了。」

一個孩子投了她一把雪，
又一個孩子撒了一把土。
「不要打這被斥退的瘋子，
可憐她，她的命太苦。」

在風聲中，雪聲中，
工廠的機聲中，
兩個工人，
葬了瘋了死了的女工。

一九三五年

三月十月初版

實價五角

作者：

田植萍

總代發行者：

北新書局

82

449144